

3C 張淖 《今天，我站在起跑線上……》

今天，我站在起跑線上……賽場上人聲鼎沸，空前的盛況使人的情緒亦不由得隨之高漲幾分。這是一場集結精英的絕讚擊劍盛會，於賽前預備的我顯得忐忑不安，是呀、各路高手雲集之地，即便並非怯場之人，被寄予厚望的沉重的擔兒、懷揣着代表本市出戰的熱忱及未知的惶恐，我緊握手中劍刃，手心已經開始淌汗——為何呢？憑甚麼呢？我又能否做到呢？父親見我此般，便走過來拍拍我肩。無聲的勉勵，隨着一股子溫暖攀上來的，還有昔日的兒時記憶。

父親也曾是擊劍運動員，從小耳濡目染的我自然也對擊劍頗有興趣，五歲開始握劍的我常與父親切磋。他的速度很快，同時確也不缺乏力量，勢如破竹般猛烈的攻勢是他的特點。雖然那時我五歲很小，但父親卻從不謙讓。面對他的攻勢我總是防不勝防，最後也很快地狼狽倒地揚嗓求饒。父親向來不見得我哭，哭着一回，下一回的地獄訓練便又開始了。家中陳列的是父親所獲的至高榮譽，有國家級的、甚至乃是世界級的。但這樣驕傲的父親，卻因為一次意外，再也摔不了劍了。

「有容」，他喚道，那是在病床上，「你已經是個男子漢，那麼就來做男子漢的約定吧？接下去我要說的，請你聽好記牢——你對擊劍的熱愛，我一直看在眼裡。無論多麼痛苦、前路多麼坎坷，不要逃離，握緊你手中的劍刃刺向它，擊破它。請務必，將陳列的獎杯、擊劍的道路，繼續延續下去。」他笑了，嚴厲的他笑了，是我未曾見過的屬於他的溫柔，在醫院的病房中，我與他拉勾。是他教我不再因疼痛哭泣，勇敢面對，我們立下了男子漢的約定。

我會為架上添置新獎杯的，父親。我想，如果在這次的比賽成功獲得名次，我將在架上擁有七個獎杯——那會是我添上去的，是屬於我的榮光。

光燈在場上晃了一晃，我亦隨之被扯回。裁判宣布比賽開始。我打算先發制人，遞腕將那花劍送出。那對手防守有度節奏分明，面對我的攻勢亦行雲流水般將其化解，並尋找空隙刺向我。我先是身形一扭躲閃開，再旋腕轉踝作抵擋動作，

如臨強敵略顯慌亂的我下意識看向場下的教練，單是一眼、他依舊是那副抱臂嚴肅模樣，神色嚴肅。

眼淚在眼眶中打轉，記憶緩緩浮現。「站起來，握緊你的劍。」他一字一頓道。教練沒有孩子，他說，他將我們當作他的孩子。他當是極不擅長教育的，言語向來犀利，亦是十分打擊人的。他往往背手而立，瞋目掃視着我們這幫小卒。但凡姿勢不正確的或是態度懶散不配合的，他便以木劍狠賞一擱打。於他門下的弟子，無一不在小腿部分有淤青淤紫。一放課便是終於抑制不住的哀嚎以及從「阿鼻地獄」出來興奮的歡呼，他既是要求頗嚴又不允許我們委屈苦嚎，在學員面前有如撒旦、但在比賽中坐在場下，卻是定心石一般的存在。往日的壓迫感從來不見，奇異有如魔法的是他總能予你以信心。練習的緣故我手上覆蓋微硬薄繭，於他的教導下，我也日益於技巧上有所得着。他握着我的手，我握着手中劍，一齊向前刺擊。哪怕力量和速度不行，就在技巧上發展，在技巧上作彌補。便是強敵也會有能夠突破的弱點的，這是他教給我的道理。

「紅方，有效攻擊！」疲累如藤攀附，酸痛感逐漸爬上肌肉。對方依然游刃有餘，攻守方早已逆轉。我驚覺，並竭力打起精神迎敵。防守、防守，我像是於淌尖刀的斯利德河中逆流艱難而行的鯽魚，翻騰虛晃的劍影和氤氳中閃爍的光燈，耳畔裁判呼判沒入聒噪的千軍萬馬蹄聲中，目眊眼昏中看見的飄忽的、究竟是誰的影兒？我確也觸不到境的踪跡。時間過去大半，扳回一城的機會十分渺茫。父親的叫喊打氣將我從迷惘中拽回。我勻息站定，試圖轉守為攻。對方似是一怔收尾來及，顯露出了漏洞。我定睛看準，傾身送劍而出一股腦兒向他刺去，他卻也只能挨着，似乎是因氣力已用去大半。時間方畢，勝負已分，現場掌聲如雷。「藍方勝」，裁判說：「在最後時限連奪三分破開壓制，真是個厲害的孩子！」

站在頒獎台上，我被賦予第一名的榮光，那是我的第七個金燦燦的獎杯。市長上來同我握手頒獎，我顫顫巍巍地伸手接過。我看到，父親向我會心一笑，教練竟已熱淚盈眶。那是我最驕傲的時刻，顧不得淚水打濕面頰，我高舉着手中的金獎杯，我知道、我清楚——

那燈光照耀下所刺出的光彩鏗亮之劍光，堅定的信念所支撐的，必有一簇是我。

主旨：作者藉擊劍比賽回憶昔日的艱辛，以及帶出父親及教練對自己的教導和寄予厚望。最終克服緊張打破壓制局面，戰勝強敵勇奪獎杯。抒發了對父親和教練的感謝之情，帶出堅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能夠克服一切的道理。